

世界文學全集

酒場

左拉著
沈起予譯

1936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標商冊註



冊數	
售價	1.00

南	正	0.80
---	---	------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發行

世界文學全集 酒場 (全一冊)

◎

實價銀一元五角



原著者

Emile Zola

譯者

沈起予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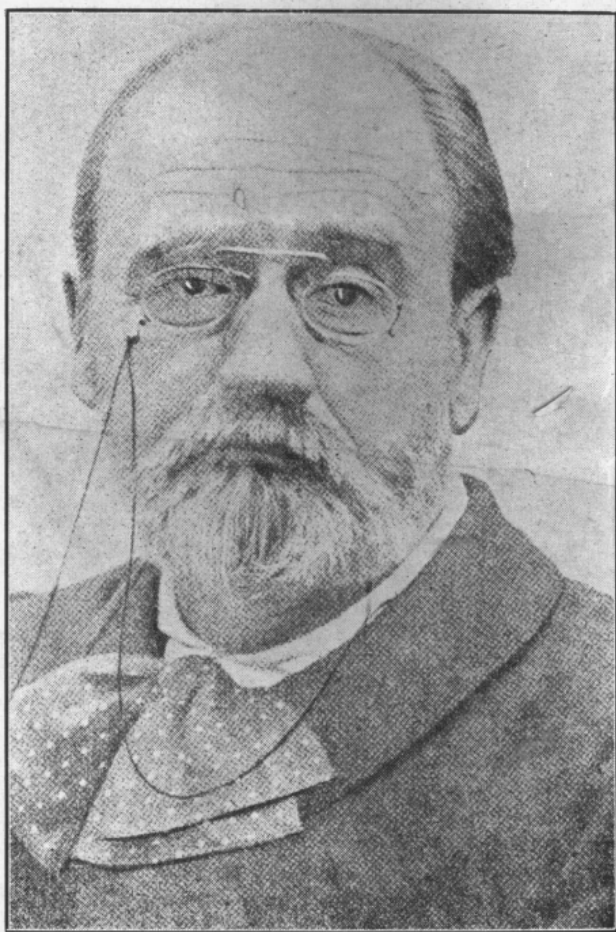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本書校對者柳啓新 柳野青) (九八九五)



左 拉 肖 像

RWT 654/0

譯者序

一 左拉的一生

左拉 (Emile Zola) 生於一八四〇年，其父佛蘭梭瓦·左拉 (François Zola) 本係意大利人，爲砲兵士官出身，後來因爲充當了法國的軍職，遂仕於南部法蘭西的Aix，而與一巴黎的女子結婚，左拉便是在巴黎的母家生的。父親死時，左拉已被帶到 Aix 來，八歲進小學，十三歲進了 Aix 的中學。在學校時的左拉，即異常勤勉，對於自然科學的成績尤爲優良。少年時代的朋友，有後來的名畫家塞讓 (Cézanne) 等。

一八五一年，第二共和制改爲帝政，路易·拿破崙宣言卽位的時候，南部法蘭西也爆發了反帝政的騷動，Aix 尤爲其中心，因之青年左拉，也被這種悲壯的潮流所捲入了。魯公·馬加爾一族中的第一部魯公家的財產 (La Fortune des Rougon) 便係描寫當時暴動的情形，而其中的一位主人公，顯然有左拉的面影。

到了十五六歲時的左拉，已經懂得戀愛了。這時他曾戀慕着一位少女，可是他不敢向她告

白出來，祇在暗中給她一個 Ninon 的愛稱。因之他的最初的短篇集也命名爲給與 Ninon 的短篇集 (Cortes à Ninon)。

到十八歲時，左拉即到巴黎來準備進大學，這時他便熱烈地愛着雨果 (V. Hugo) 的作品，也愛讀巴爾扎克 (H. de Balzac)、孟特尼 (Montaigne) 及莎士比亞 諸人的著作。可是到了巴黎不久，左拉遂感覺到生活上的困難，不得已，他纔託人介紹到一家書店中去當一位店員，他的給與 Ninon 的短篇集復得店主介紹到「青年新聞」上去登載，於是左拉的文學生活便得了基礎。

到一八六五年時，左拉纔寫了他的最初的長篇克羅德的懺悔 (La Confession de Claude)。到次年他即辭去了將近兩年的店員生活，專在費加洛新聞 (Le Figaro) 上寫文藝評論，不久又寫了第二部小說死者之誓言 (Le Vœu d'une Mort) 和其初期的傑作 Thérèse Raquin。

到一八七〇年，左拉結了婚到南方去旅行的時候，巴黎便被德國軍隊包圍，不久第二帝政即隨之而倒，而左拉之自然主義的確立，亦係在這個時期中開始。

從一八七一年到一八九三年的二十二年中，左拉寫了有互相關聯的二十部小說，這便是

那有名的叢書魯公·馬加爾一族。當他寫這部大長篇的時候，他即到巴黎附近的麥丹 (Médan) 去營一個別莊，常與友人及後輩等在此作文藝上的會談，所謂「麥丹之夕」(Les Soirées de Médan)者，便是這個會合。莫泊桑 (G. de Maupassant) 雨斯曼斯 (Huyssmans) 亞歷克西斯 (Paul Alexis) 等都是席上的主要人物，而莫泊桑之最初的處女作，也便是在這席上朗讀的。這時，左拉復出版了實驗小說論 (Le Roman Experimental)，自然主義小說家 (Les Romanciers Naturalistes) 文藝評論集 (Documents Littéraires) 等書，以主張其文藝上的理論，自然其中大部分都是關於自然主義的論爭的。

寫完了魯公·馬加爾一族後，左拉復立下了第二個大計畫，這便是他的三都故事，即魯德 (Lourdes, 1894) 羅馬 (Rome, 1896) 巴黎 (Paris, 1898)。在第一部中，他深刻地描寫了迷信，在第二部中描寫着歷史和美術的交錯，在第三部中，則描寫了世界之首都的政治文藝等的運動。

左拉正在寫巴黎的時候，法國便發生了軍官德萊福斯 (Dreyfus) 的賣國事件。德萊福斯爲一猶太人，因爲在戰爭中有洩漏軍機的嫌疑，遂被捕投獄，可是實際上他並不會犯罪。後來真犯人也出現了，然而法國的懷有人種偏見的人及軍國主義者們，仍然不肯取消德萊福斯的裁

判，而且公然將他處了流刑。在這種非正義的行爲下面，左拉便憤然地起來糾彈，在曙報（L'Aurore）上向法國大總統寫了一篇我告發！（J'Accuse...）的公開狀，以彈劾軍事當局的

不法行爲，復發了許多小冊子以喚起大眾的輿論。這樣，法國人遂大爲衝動起來了。與左拉同意見的，有文豪法郎士（A. France），有後來反對歐洲大戰而被暗殺了的約翰·若列斯（Jean Jaurès），以及米爾波（Mirbeau），克列曼梭等，然而，右派的人們却因此而加左拉以惡罵，稱左拉爲賣國奴，並且訴之以誣告罪，法國的輿論，遂截然地分爲左右兩派了。這樣，於一八九八年二月十二日，左拉竟不得，不受法庭的裁判。到了法庭的左拉，仍憤然地說他敢以生命和名譽來擔保德萊福斯的無罪，他可以拿他的四十年間的勞作以及由他的著述而得的名聲來作賄，如果德萊福斯真係有罪，則他所獲得的一切縱然流失，他的全部著作縱歸消滅，他也是情願的。

然而，根本談不上什麼正義的法庭，終於對左拉宣布了一年的監禁，和三千佛郎的罰款，使左拉不得不逃到英國去過活一年。

寫完了三都故事的左拉，又開始寫他的第三個大計畫的四福音書：肥沃（Fecundité），勞動（Travail），真理（Vérité），正義（Justice）。而肥沃一部，便是他流亡於英國時代所寫成的。

一九〇二年九月尾上，左拉從麥丹回到巴黎來，於九月二十九日，因爲寢室內煤氣管發漏，

左拉遂遭了橫死，致其四福音書也僅完成其第三部，第四篇終於不曾出版，時年已六十二歲了。一九〇八年一月四日，左拉在嚴肅的形式中，國葬於先賢祠（Panthéon）。

二 左拉的文藝傾向

左拉是寫實主義（réalisme）的代表作家，所以寫實主義的傾向，便是左拉的文藝上的傾向，寫實主義中的美點和缺陷，都在左拉的作品中表現出來。簡單地說來，寫實主義的傾向，是與浪漫主義文藝的幻想性，回顧性，抽象性等恰恰相對立，它是注意現實，求描寫的精確，而且是與科學同樣地注重實驗的。至於寫實主義發生的社會的基礎，我們可以簡單地據盧拉卻爾斯基的話語便可以知道。盧氏說：『資本主義要求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的發達……知識階級之顯著的大眾，因之遂被牽引到科學的工作上去，而且它遂成了作家們的嫡親弟兄。在十年——二十年前，我們幾乎見不着埋頭於自然科學及精密科學的知識份子，但每隔十年，我們便見有愈多知識階級出身的人，把自己的勞力獻給科學的知識。這種現象，馬上反映到藝術家身上來了。現在藝術家所重要的是現實，非觀察現實不可，非認識現實不可；他們呼吸如下的確信之霧圍氣了，祇要正當地認識了現實，便有克服現實的可能。一面，廣汎的大眾，（更精確地說來，資產階

級的廣汎層）開始從自己的環境中產出世態描寫（並非飛行天上的）的自身的作家，另一方面，觀察的精神，更精確地說來，——事實的研究，開始發達了。從這兩種原理上，便生出了那想把藝術轉化為現實認識的工具的努力，而寫實主義也便這樣地展開了。」

這樣，左拉便是如上所述的寫實主義傾向的第一人，他注重觀察的精神，注重事實的研究。據他在自著的理論書實驗小說中所云，則以為：作家應當以學者的良心去研究他所欲再現的一切現象，應先委身於想像力以蒐集必要的材料和「文書」（document），而且非努力地使自己的作品成為「實驗的研究」不可。如上的態度，左拉曾力行過來。他不特以藝術家的資格去涉獵自己所欲描寫的經濟的或文化生活的部門之許多書籍，而且也親身去觀察過那些被描寫到小說中去的生活方面。例如他描寫僧院長穆萊的罪過（*La Faute de L'abbé Mouret*）時，他便先到寺院中去整整的住幾天，以觀察加特力克（*Catholique*）僧的生活，以窺見其所禱式，以觀察宣教師們的容貌和態度。當他要描寫巴黎之腹（*Le Ventre de Paris*）時，他不特在白晝間去研究市場，而且也在夜間去研究。如果要描寫炭礦夫的生活，他便先計畫旅行北部法蘭西和比利時，到炭井下面去訪問技師和坑夫，迴視勞動者們的小屋，或去參觀酒店。如果非現出賣淫婦的風俗不可時，他便花費許多時間去聽遊浪子們的談話，而與賣淫婦們成為朋友，去細

細地觀察她們的房間等等。所以當他描寫他的名小說娜娜（*Nana*）時，他便先從一位知己，詢明了娜娜病死時的巴黎某病院的情形，把病室的狀況，價目，窗外的風景，以及外來的市聲等——一先為明白，然後再去用了那些詳細的材料，去着筆描寫這個場面。

左拉除了在文藝上努力求其精確性而外，復把同時代的生物學者及病理學者的關於遺傳及環境的學說等應用到作品中來了。他愛讀克羅德·伯爾拿爾（*Claude Bernard*）的「實驗醫學研究序說」，他親自去訪問文藝上的環境學說者泰因（*Taine*）。因之，左拉在自己的創作中的人物上，加上了不少的來自遺傳方面的性質，和由環境，階級，職業等所得來的性質。這種人物上的病理學的徵候，在本書——酒場——中也表示出來，例如主人公之一的古波，因工作從屋上跌下受傷，遂終日飲酒，以致後來發狂而死，作者竟由一位醫生的口中，證明出這種現象，乃是由於遺傳所致，因為古波的父親也是酷嗜酒精而死的。又如本書中的女主人公瑟爾緋絲（也是酒精中毒者）與古波間所生的女孩娜娜後來竟成了娼婦，與遊蕩者藍恬間所生的兩個兒子——克羅德與愛弟勒——則一個也當了美術家而終於發狂而死，「左拉的魯公·馬加爾一族叢書中的創作（*L'Oeuvre*）便是以克羅德為主人公，」另一個則成了革命家而且成了暴動的領袖者「上述叢書中的芽月（*Germinal*）便是以愛弟勒為主人公。」蓋據左拉看

來，凡革命性及破壞性等的傾向都完全是與殺人狂（Mania homicidalis）同屬於病質的。

因為注重觀察的精神和事實的研究等的原故，左拉竟能將文藝從主觀性、抽象性、神祕性的浪漫主義中解放出來，以使文藝趨向於表現客觀的現實，然而他也不能夠與浪漫派的手法，與浪漫派的觀念論完全絕緣，而在許多地方，也是陷於主觀主義的泥沼中的。這是左拉的缺點，同時也是舊寫實主義的缺點。事物、自然、人類等之在左拉的時候，往往多轉化為「觀念」的體現，轉化為「象徵」了。例如在本書中所描的酒場，在左拉看來，已經不單是一個酒場，而恰是消滅着巴黎的工人的一種惡魔。在浪漫派的健將雨果的小說九十年（*Quatre-Vingt-treize*）中，有從砲床拖下來的大砲，像活着的惡魔一樣，在帆行戰艦的甲板上旋跑；同樣在左拉的小說獸人（*la Bête humaine*）中，也有機關手及火夫已亡失了的車頭，由此火車站向彼火車站疾走，這不外是從人類的力量脫出，在後面運行着死和滅亡的破壞力的「象徵」罷了。

三 左拉的魯公·馬加爾一族叢書

左拉的魯公·馬加爾一族叢書，係描寫法國第二帝政時代下的一個家族之自然的和社會的歷史的（*Histoire Naturelle et Sociale d'une Famille sous les second Empire*）全書。

共有二十部。左拉之這個龐大的計畫，係由巴爾扎克之人間喜劇（*La Comedie Humaine*）的影響而成。巴爾扎克以九十七部的小說組成爲人間喜劇，這九十七部小說中的人物，都是互相關聯，在這一部中的人物，復出現於他一部小說中。同樣，左拉則將巨大的二十部小說，統一在魯公·馬加爾一族的總標題之下，以每一部小說，各獻給這分爲枝葉的一個家族成員。這家族係由一位農夫菜園主的女兒與一位貧窮的日傭人魯公的結婚開始。這兩人間所生的兒子名皮爾·魯公，後來與一位小店的女兒結婚，遂成爲魯公系之遠源，而左拉的第一部小說魯公家的財產便成立了。皮爾·魯公共生三男兩女。長子名耶熱勒，成了政治家，也成了左拉的第二部小說耶熱勒·魯公閣下（*Son Excellence Eugene Rougon*）的主人公；次子名亞里斯蒂德，成了一位投機業者，也便是左拉的第三部小說獲物（*La Curée*）及第四部小說金錢（*l'Argent*）的主人公；三子名巴斯開爾做了醫生，使左拉寫成第五部醫生巴斯開爾（*Le Docteur Pascal*）第一位女兒爲馬爾塔，左拉用之寫成布拉斯的獲得（*La Conquête des Plassans*）第11位女兒名西德尼，左拉用之寫成了空想（*Le Rêve*）。第一位女兒馬爾塔復與烏爾斯拉·穆來的兒子結婚而生阿克達夫（爲小公司的主人），左拉用之寫成沸騰的鍋（*Pot-Bouille*）及貴婦人的幸福（*Au Bonheur de Dame*），又生一位名塞爾紀者（後來爲宣教師），左拉用之寫

成了僧院長穆來之罪過。以上是屬於皮爾·魯公的血統的子孫，是漸向着上層，向着資產階級攀登的。其次，皮爾·魯公死後，他的未亡人復與造酒家祕密輸入者馬加爾結婚，而生出馬加爾的血統的子孫，這是向下的，向着無產階級零落的。馬加爾生了許多兒子，其中有嫁與商人的女兒葉萊娜，左拉以之寫成戀愛的一頁（Une Page d'Amour），復有一位兒子名安多昂者，於結婚後又生了一男兩女，男的名甲克，爲農夫，左拉以之寫成土地（La Terre）與潰滅（La Débâche），女的則一名麗扎，左拉以之寫成巴黎之腹，一名瑟爾緋絲，爲洗衣婦，這便是本處所譯出的酒場（L'Assommoir）的女主人公。瑟爾緋絲復生三子一女，長子名甲克，爲機械工，左拉用之寫成獸人（La Bête humaine），次子名克羅德，爲美術家，左拉以之寫成創作（L'Oeuvre），三子名愛弟勒，爲炭礦夫，左拉以之寫成芽月（Germinal）。女兒名安娜，爲娼婦，左拉以之寫成有名的娜娜（Nana）。

魯公·馬加爾一族叢書的構成，大約如上所述，自然每部小說都是能夠獨立的。左拉的這部叢書，可說是從路易拿破崙之國體變革時起，至拿破崙帝政之由德國軍隊的潰滅時止——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第二帝政時代的法國社會的風俗畫。他在這叢書中描盡了商業資本之向着產業資本的轉化，及在商業資本領域中的小商業之被大規模商業的吞併。他描寫

機械，也描寫勞動，描寫農民，也描寫政治家和藝術家。對於無產階級的逐漸擡頭，也在他的酒場、芽月、勞動等中表現出來了。

四 關於酒場

酒場是魯公·馬加爾一族叢書中的第九部，從文藝的價值上說來，則可說是本叢書之冠。其中關於無產者的描寫，關於大衆化的用語和形式等，都爲我們留下了「取之不盡」的遺產。這樣宏大的著作，我想它定能給中國文藝界以不少的資範的，雖然我的譯本是那般的拙劣。

「酒場」是 L'Assommoir 的譯名。L'Assommoir 一字雖然有下等酒舖的意思，可是左拉在此，並不一定是指的這個意思，而實是以此字來兼示出「滅亡」的意思，以「酒場」來象徵着巴黎工人們的滅亡的。L'Assommoir 除了「酒場」的意義而外，復有「撲殺獸類用的大頭槌」之意，而動詞 assommer 一字，也正是撲殺的意思，所以左拉之用此語，實是兩意雙關。

我的翻譯，係依據巴黎 Bibliothèque-Charpentier 社的一九三〇年所印行之第二百二十五版，同時也參照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社出版之英文譯本，和日本新潮社出版之日譯本。不過這日譯本實爲我所稀見的錯譯，內中幾乎每頁都有錯，甚至一頁要錯到三四個地

方。至於英譯本雖漸有幾處脫漏，然全體則比較完善，對於原本的難解之處，實在得它的幫助不少。

不過，這種完全描寫下層社會的生活，而復加上無數的隱語（*argot*）和俗字的著作，實在較難翻譯。在我的 *Larousse Universel* 字典上也查不出來的地方，祇好參照英譯本翻譯下去，可是我却不能擔保完全無錯。關於此點，祇好待博學者們的指教而已。

不過，在翻譯上，我確是盡了最上的力量的。翻完了這部三十餘萬字的巨著以後，我的字典幾乎已經破損大半了！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沈起予於上海。

原序

魯公·馬加爾一族 (Les Rougon-Macquart) 係由二十部左右的小說而成。自從一八六九年以來，全部的計畫即告完成，而我即以極端的熱忱，照着寫去。現在恰好是酒場 (L'Assommoir) 的順序來了。我也像寫其餘的諸作一樣，在筆直的一線上，分寸不亂的寫好了它。這是給我一種力量的東西。我有我所走向着的目標。

當酒場發表於新聞上的時候，它曾遭受了無類比的殘暴的攻擊，被宣告了，負擔了一切的罪狀。在此，我沒有把我當作作者的企圖說明幾句的必要麼？我想描寫的，乃是一個工人家庭的致命的零落，這工人家庭，便是住在我們的城郭上的有毒菌般的環境中的。在一種泥醉和遊惰之後，便是家族關係的解體，男女間的各種污穢，廉恥心之漸進的忘却，而且為終結點的，便祇有恥辱和死。祇有這纔是現實界的道德。

酒場的確是我的著作中的最純潔的作品。我不得不常常觸到那些頗足驚駭的痛處。單是形式便使人愕然了。大家對於我的用語表示憤慨。我的罪過，是在乎蒐集了民衆的俗語，而將其注入到一個苦心考究過來的鑄型內去的這種文學上的好奇心啊形式，這兒便是很大的罪過